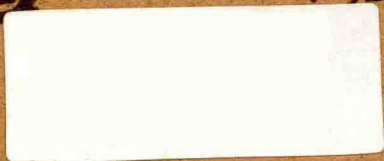


曾國藩家書



上海中央書局
印行



曾國藩家書

虞山襟霞閣主編次

學問類

稟父母（請促九弟季弟用功讀書）

九弟季弟必須讀書。萬不可耽擱他。九弟季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去年江西之行。已不免爲人所竊笑。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只要天。不管地。不管伏案用功而已。男在京時時想望者。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雖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幫手。萬望家中勿以瑣事耽擱九弟季弟。亦望兩弟鑒我苦心。結實用功也。（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稟父（告近况及九弟讀書情形）

邇際男身體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漸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則頭昏。故常冥心於無用。優游涵養。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九弟功課有常。禮記九本已點完。鑑已看至三國。斯文精粹詩文各已讀半本。詩略進功。文章未進功。男亦不求速效。觀其領

悟已有心得。大約手不從心耳。（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稟父（勸弟發憤讀書）

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憂。總以發憤讀書爲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九弟閱易知錄。現已看至隋朝。溫經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驚。一無所得。（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稟父母（勸四弟六弟不可灰心）

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業之不精耳。（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致弟（述在京治學及交友之情形）

又聞四妹起最晏。往往其姑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諸弟必須時勸導之。曉之以大義。諸弟在家讀書。不審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葉。每日記茶餘。偶譚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煙。泊今已兩月不吃煙。已習慣成自然矣。予自立課程甚多。惟記茶餘偶譚。

讀史十葉。寫日記楷本。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諸弟每日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須帶在身邊。余除此三事外。他課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行之。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後因採擇經史。若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諸子各家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猶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補諸書。乃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然後知著書之難。故暫且不作曾氏家訓。若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串。仍當爲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先生。艮峯前輩。吳竹如。寶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名錫振。廣西主事。年念七歲。張筱甫之妹丈。朱廉甫。名琦。廣西乙未翰林。吳莘畬。名尙志。廣東人。吳撫台之世兄。龐作人名文壽。浙江人。此四君者。首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爲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

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友人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卽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黃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共六千餘字。真奇才也。黃子壽戊戌年始作破題。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學問。此天分獨絕。萬不可學而至。諸弟不必震而驚之。予不願諸弟學他。但願諸弟學吳世兄。何世兄。吳竹如之世兄。現亦學良峯先生寫日記。言有矩動有法。其靜氣實實可愛。何子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總是溫書。三百六十日。除作詩文時。無一刻不溫書。真可謂有恆者矣。故予從前限功課教諸弟。近來寫信寄弟。從不另開課程。但教諸弟有恆而已。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敢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道光二十二年十

二月二十日)

(一) 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
(二) 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一會。體驗靜極生陽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

鼎之鎮。

(三) 早起。黎明卽起。醒後勿沾戀。

(四) 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狗外爲人。

(五) 讀史。二十三史。每日讀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六) 寫日記。須端楷。凡日間過惡。身過心過口過。皆記出。終身不間斷。

(七) 日知其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譚一則。分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八) 月無忘其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氣之盛否。

(九) 謹言。刻刻留心。

(十) 養氣。無不可對人言之事。氣藏丹田。

(十一) 保身。謹遵大人手諭。節慾節勞節飲食。

(十二) 作字。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十三)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致弟(述治學之方法)

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恕甚爲切當。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麤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譚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

矣。

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者。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俱化也。

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取損友之損也。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卽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

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奐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彊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太奇特者。今觀此信。

然後知吾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可爲之矣。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闡然尙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爲良友藥石之言。

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縈懷耳。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頁。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曾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不必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鶩。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据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

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學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而外。更無別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

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苦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自思念。天旣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

凡人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旣以丁君爲師。此外擇友。則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致溫甫六弟 (告治史學詩學及學書之法)

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爾之師。或

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褻。則不復能受其益矣。爾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

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亂繙幾葉。摘鈔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爾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繙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

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

矣。陳季牧最喜談字。且深思善悟。吾見其寄岱雲信。實能知寫字之法。可愛可畏。爾可從之切磋。此等好學之友。愈多愈好。（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致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勸在學問中盡孝弟之道）

四弟之信。具見眞性情。有困心橫慮。鬱積思通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難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錮蔽矣。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卽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卽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眞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思秩然有序。此眞

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卽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凡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縱。去年曾與九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稟父母（勸九弟勤學）

我境惟彭薄野先生看書略多。自後無一人講究者。大抵爲考試文章所誤。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不相礙。彼不看書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諸弟。此時無論文章之工不工。總以看書爲急。不然則年歲日長。科名無成。學問亦無一字可靠。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或經或史。或詩集文集。每日總宜看二十葉。男今年以來。無日不看書。雖萬事叢忙。亦不廢正業。聞九弟意欲與劉霞仙同伴讀書。霞仙近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應有精益。望大人斟酌行之。男不敢自主。此事在九弟

自爲定計。若愧奮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則遠遊不負。若徒悠悠因循。則近處儘可度日。何必遠行百里外哉。（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致弟（勸爲學須虛心）

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才。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卽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余平生科名。極爲順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及朱堯階。便知蓋場屋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倖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只爲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世名士者。鄙科名如糞土。或好作詩古文。或好講考据。或

好談理學。囂囂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諸弟平日皆恂恂退讓。第累年小試不售。恐因憤激之久。致生驕惰之氣。故特作書戒之。務望細思吾言而深省焉。（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致弟（勸求學宜有恆心）

余蒙祖宗遺澤。祖父教訓。幸得科名。內顧無所憂。外遇無不如意。一無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顯。何患家運之不興。欲別立課程。多講規條。使諸弟選而行之。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長兄督責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所望於諸弟者。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則我心大慰矣。乃諸弟每次寫信。從不將自己之業寫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諸事。此時家中重慶外事。又有我料理。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後寫信。但將每月作詩幾首。作文幾首。看書幾卷。詳細告我。則我歡喜無量。諸弟或能爲科名中人。或能爲學問中人。其爲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歡喜

一也。慎勿以科名稍遲。而遂謂無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分。則比等閒之秀才高矣。若學問愈精。身分愈高。則等閒之舉人進士。又不足論矣。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有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明年肄業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無不可者。謂在家不可用功。此巧於卸責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務紛冗。而猶可以不間斷。况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紛冗乎。樹堂筠仙自十月起。每日作文一首。每日看書十五頁。亦極有恆。諸弟試將諸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恆。不過數月。卽圈完矣。若看註疏。每經亦不過數月。卽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間斷看書之課。又勿以考試將近。而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中亦可看。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